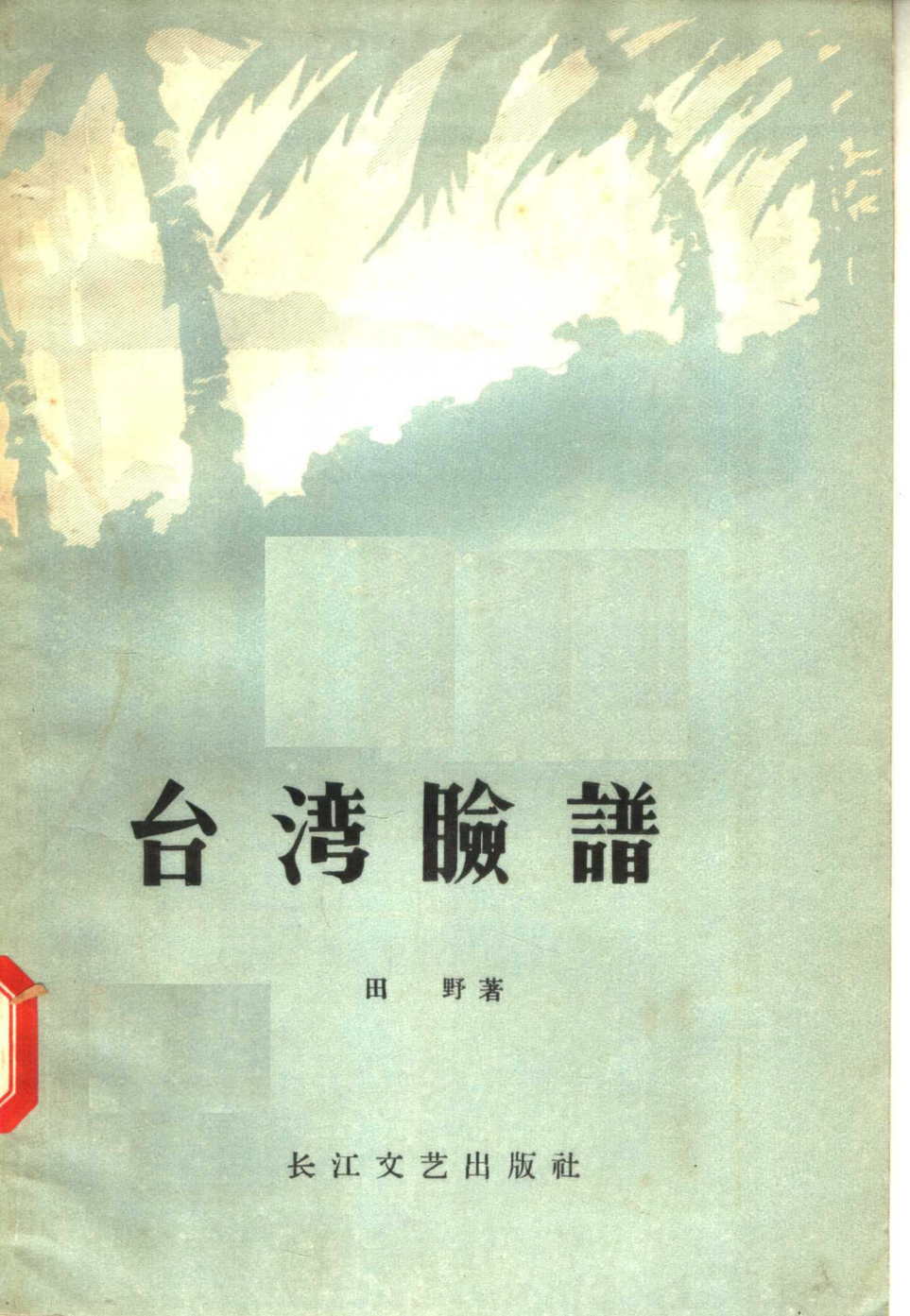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台灣臉譜

田野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台灣臉譜

田野著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杂文，暴露蒋介石集团在台灣狼狽惶恐可笑而又可耻的生活。他們一方面愚笨而又恶毒的对待台灣同胞，另一方面又厚顏无耻的縱容美国軍隊的橫行霸道。作品也暴露了他們內部的分崩离析，并介紹了台灣同胞用各种方式对反动派进行的反抗斗争。作品中有血有泪，也饶有风趣。

台 湾 險 譜

田 野 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建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22

1957年5月第1版

195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,500

統一書號：T10107·50

定 價：(5)0.10元

目 录

台灣的神經衰弱症.....	1
台灣臉譜.....	7
美国兵在台灣.....	12
京戏在台灣.....	16
郑成功在此!	20
祖 国.....	23
台灣人.....	26
我怀念台灣	32

台灣的神經衰弱症

老 八 路

台北市市区的第八路公共汽車，是从东站起，經伪省府、中山南路、东门、信义路一二段，到大安桥止。大安是住宅区，上下班时乘客特别拥挤，各中途站总是大摆长龙，等候八路。左等右等，就等出話来了：“八路为什么还不来呀？！”“望八路把人眼都望穿啦！”——看見車子来了，他們又会兴奋的大叫：“好了好了，八路来了！”你一言我一語，識与不識，异口同声；言者无罪，聞者会意。台灣人民在特务統治下，住家有十戶联坐，就业有五人联保，一天到晚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自由自在地說点双关話，特务在旁边只好干瞪眼。

蔣介石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一个“名正言順”的妙法，来封住大家的嘴巴。于是只好偷偷摸摸的把这条綫号改了。所以，如今台北市公共汽車按綫路說，有24路，但实际上，*中間少了个8号，前面多了个0号。

尽管如此，但人們还是习惯的把这条路叫做“老八路”；改了三年了，还是这么叫。

爱 八 路

基隆市的街道，是按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分区，顺着1, 2, 3, 4……的次序排列的，比如：忠一路忠二路，孝一路孝二路等。说实话，这也不坏，既好记又好找。

但仁爱区有条街道，却又叫蒋介石多心了，那就是爱七路之后、爱九路之前的“爱八路”。一听这三个字，他就寝食不安；一看这三个字，他更坐立不住。于是，在1953年，也厚着脸皮把它改了——仁爱区爱字共15路，他不依顺序，把个爱八路改成爱十六路。不知道底细的，还以为他不识数呢。

分为五段

台北市城中区火车站前有一条干綫，西面从淡水河起，东面一直到松山止，全长十余里。它的名字还是1946年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为了讨好蒋介石而取的，叫做“中正路”。路很长，共分了五段，牌子上写的是“中正路一段”、“中正路二段”……，但大家却喜欢把它叫做“中正一段”、“中正二段”、“中正三段”、“中正四段”、“中正五段”。叫了好些时，蒋介石都很得意。到了1954年，他不知怎么忽然聪明了，觉得把他分为五段，实在有些不吉利：“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”！于是于是，就把这条路干脆不分段了。

其实，这种路，在大陆，从上海到任何一个中小城市，早就有了现成的名字的——解放路，台湾只等着换块牌子就是。

滿地紅

台灣也有一面所謂的“國旗”，那就是“青天白日滿地紅”；這名字還是孫中山先生定下來的，叫了几十年了，連胡適都沒有考据出是什麼意思。如今台灣同胞可給它下了個結論：“原說是，共產黨要當家，‘滿地紅’嘛！”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蔣介石聽之，却如同末日判決。

我們常說：美帝國主義。蔣介石反對不了這個名詞，只好來反對我們的省略用語——“美帝”，東拉西扯的說“美國並沒有皇帝”。但現在，他自己却挖空心思的去生造了一個“省略用語”——把“青天白日滿地紅”叫做“青紅旗”。但台灣同胞又給它作出結論了：“真取得妙，蔣介石連他‘青紅幫’的出身歷史都交代了。”

流年不利

“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……”，這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，國民黨反動派念也念了凡三十年了，就沒有半句話兌現過。1950年秋，海南、舟山相繼解放，蔣介石恐慌萬狀，台灣老百姓却私下相告：“這次大概要兌現一句了吧——今年是民國卅九年，‘四十年’就該滿貫啦！”害得書店連第二年的日曆也不敢印，怕解放軍來了要換新的。

蔣介石捕風捉影，追根究底，發現問題原來出在“總理遺囑”上。改吧；這這這，改又改不得，怎麼辦呢？只好密令不讀。

如今，他們的紀念周，儀式已經簡單得多啦，連“三民主

义，……”的“党歌”都很少唱了，因为那位作曲者现在大陆，唱多了怕唱出什么问题；剩下的，就只“静默三分钟，各自想拳经”而已。

可怕的比例

台湾各学校，原都挂有中国地图。大陆解放后，蒋介石天天叫嚣什么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四年成功”。学生们听了“精神讲话”，再看看墙上的地图：全国总面积一千万平方公里，台湾三万五千九百平方公里；全国总人口六亿多，蒋介石拼拼凑凑也只一小撮。即使没有学过算术的，也看得懂这图解式的比例。因此，越听越不想听，越看越想；越听越讨厌，越看越高兴。

伪教育部根据各校“训导主任”的一致反映，赶快叫把地图收起来——因为，看久了，连他们都动摇得厉害，何况学生。

草木皆兵

和平鸽子人人爱，也有“人”不爱的，那就是蒋介石。1953年，花蓮县在米侖新广场庆祝“双十节”，照例的“训话”之外，还增加了一项新玩意：从司令台前放起了十几只白鸽子。那些可怜的台湾学生们，从来还没有在开会的时候见过这样美丽的东西，当时不禁欢呼鼓噪，大拍其手。布满会场内和会场外的“维持秩序”的军警宪特，以为突然发生暴动，连忙鸣枪示威，飞翔在会场上空的白鸽子，被打掉下来三只，其余的也都吓跑了。

正因为快要垮台，他們的忌諱才多得很。白鴿象征和平，他們怕；金星象征光明，他們也怕。紅色那更危險，早在1949年，廣州尚未解放，三輪車裝了紅色布墊，當時的偽行政院長閻錫山就覺得“觸目驚心”，曾特別出了告示，叫染成黑的。在台灣，女的男的，什麼奇裝異服都穿得出，就是不敢穿大紅。簡體字，教學容易，書寫印刷方便，我們在大力提倡，他們就大力取締；台灣人用簡體字是多年的習慣了，1954年偽高普考評卷，有簡體字的卷子是不是應該打分數？偽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說可以打，為這句話，偽立法院就鬧了十天半个月，最後決定：公私文書，用簡體字者，無“法律”之效力。連小姑娘梳兩條辮子，他們也怕，因為象個“女同志”；高雄市的市長陳保泰親自拿了剪刀，到女子中學去當“理髮師”。

至於我們天天用的新名詞，對他們，那真是，想都怕想到。1952年底，朝鮮板門店談判，我方代表中有一位同志叫“解方”，台灣報紙根據美聯社的消息登出這個名字的時候，專門在下面加了個括弧注釋：（人名）；他們生怕老百姓由“解方”這兩個字，聯想到“解放”去了，倘使再想下去，那還了得！那還得了！

条件反射

几年来，蔣介石在台灣的建设，大概只有防空洞了吧。从1950年起，祖国的消息，台灣人民是听不到的；但是你只要看見蔣介石又在挖防空洞，你就知道周总理又講过話了。反应也真敏感得很，一挖防空洞，米就会漲价，報紙的房地产广告就会加上这么一句話：“近疏散区”，或是“备有防空洞，

安全无虞”。小广播满天飞，三个耳朵都装不下。便宜了几家香港报纸，做了一票好生意；即使那些报纸也是同样反动的，但大家总希望从那些吞吞吐吐的特讯和涨涨跌跌的行情里，演绎出点什么“天机”来。最景气，只有算命看相的，一条中华路就摆了二三十个摊子；大家说得对：与其信蒋介石，不如信张铁嘴。

台灣臉譜

名片

“名片”，在台灣，是代表一個所謂上等人的身份，到机关去会客，你拿得出一張有官銜的名片，就用不着填寫长达十余栏的三联会客单。

然而，你如果把那些堂而皇之的名片上的“官銜”，仔細地瞧一瞧，就会发现許多“上等人”原来是活在我們现实世界以外的。举个例子，台北有一个楊敦三，現在他的名片上就还印着“武汉特別市參議會議長”；但是，在我們武汉市，这位“議長”，恐怕只有从档案里才能找得到吧。

報紙

翻开台灣報紙：

第一版，国际。不用看，十九总是这样一类的头条标题：“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一触即发”。扯来扯去，你以为狗打架，也会突然爆发世界大战呢。

第二版，“国内”。笑話得很，二三十个所謂“省市”，都排在台北城中区的一条街上，除了做梦，有什么“大事”可报呢。

第三版，社会新聞。只有那种社会才有的那种新聞。

第四版，副刊，更普通的名字叫“报屁股”。上厕所时，

可以消遣消遣。經常在屁股上做文章的，有胡适、梁实秋、陈源（即西滢）、謝冰瑩、苏雪林、陈紀滢、孙陵、王平陵……等“知名人士”。

最精采的，还是广告栏。举一个例吧，大約是1954年夏天，台北“中央日报”有一則土地买卖启事，內容如下：王某茲将自有江苏省南通县官桥乡水田 120 亩，凭契轉讓李某，除已呈报台北地方法院登記过戶外，特此声明——这倒真象一个老电影片子的名字：“出卖影子的人”。

書 目

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和衡阳街，原也有大小書店十余家，1949年以后，五次查禁，只剩下書架了。現在，除了美国杂志，你在台灣找得到的書，就是这些：

徐訐、无名氏、馮玉奇的色情小說，这算“現代文学”。

三笑姻緣、四大恶訟师，这算“古典文学”。

小俠乾坤印、小泰山、小小罗宾汉，这算“儿童讀物”。

麻衣神相、刘伯温燒餅歌，这算“哲学著作”。

催眠术、魔术大全、健康的性生活，这算“科学著作”。

現行統一稅捐稽征条例、英語一月通，这算“士农工商必备”。

——可笑嗎？然而令人笑不出的是，这些書，在那边，还要算是比較最干净的了！

走投无路

在台灣，普通職員的月薪，約合七斤猪肉。这样稅那样

捐的，还要扣掉两斤半。

为了这四斤八两猪肉的一个空缺，登个报，就有三百人来投考。

没有份享受这四斤八两猪肉的两百九十九个失业者，下面是他們的一个例子：

沙××，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士，整整一年，用光了一盒履历片，跑遍了大小四五十个机关、商店，应征过秘书、会计、打字员、家庭教师、洗染店里接送衣服、电影院里对号和台湾银行门口看守脚踏车的工作，到处都是多余的人，到处都碰壁。最后，一根绳子在公园里吊死了，由“市政府”替他收的尸——这次，总算“收”了！总算没有再“碰壁”！

剜肉补疮

連蒋介石都还想活着，那愿意张着嘴饿死，或是自己解下三尺长的裤带来吊死的，终究不多。

“礼义廉耻”，随你怎样“新解释”，总不能拿来吃。

要活着，没有钱，就只好吃自己——卖血度日了。

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帝国主义是台湾人血的大买主，台北市的内江街和沅陵街，就开了两座血库。每天从早到晚，门口排成一字长蛇阵、等着卖血的，大半是穿制服没有符号的“编余军官”队伍。牌价最高的时候，100CC人血，合十斤多猪肉，叫那些弯腰驼背、面黄肌瘦、无血可卖的“公教人员”真羡慕不已，觉得“文不如武”。

1953年以后，买的少了，卖的却多了，价钱跌得跟鱼肝油精差不多，还要先登记再等机会。1954年，两个小人物

爭着賣血給一個“大人物”，爭得打起來。“中央日報”評曰：應按順序，經辦單位不可循私舞弊——原來这里面，也還有循私舞弊的。

泥菩薩過海

台北市西門町，那些高樓大廈的牆邊，隔三兩步遠，就跪着一個人，低頭垂手，面前是一篇用粉筆寫在水泥地上的“自傳”：讀過書，做過官，妻子兒女都在大陸，自己跟着蔣介石逃到台灣來，衣食不周，舉目無親，如今落得跪在當街，乞求過往君子，念在出門人份上，三角兩角，布施則個……

可惜，去年的“過往君子”，今年也跪在你的對面了。

淒淒慘慘戚戚

台灣有一種職業，全世界都找不出——那就是所謂“服務社”。

解放時逃往台灣的那些國民黨軍政人員，有不少，他們家屬均在大陸的。幾年來，這些官兒們在台灣嗚呼哀哉了，連個哭喪送葬的親人都沒有。

於是，就出現了這樣的一種職業，專門替這些孤魂野鬼臨時客串一下孝子孝孫，這就是所謂的“服務社”。

服務社里，男男女女各省各市的“孝子孝孫”都有，三個五個，隨你請隨你要，電話一叫就到，從干哭十分鐘到捧靈牌子，均有規定價錢，小費外加。

——不要嫌他們假，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：唱工做工，至少比那位“老上司”蔣介石還要真一些。

多愁多病

那些还剩着一口气的，也未必就比断了气的平安如意：

又怕想起家，又怕想起自己；

又怕解放军打来，又怕轰炸；

又怕学潮、工潮，又怕兵变，又怕再開个“二·二八”；

又怕前面挤掉饭碗，又怕后面干掉脑袋；

又怕挨一辈子的骂，又怕倒八辈的霉；

更怕糊糊涂涂、当了亡国奴……

——提心吊胆的磨了这几年，据台北市中心診所公布的統計：十个有八个害了神經衰弱。

有什么法子医呢？

診所的回答是：美国沒有这种特效藥。

周总理知道了，代表六万万同胞替他們开了个处方：赶快回到祖国的怀抱来！

美国兵在台湾

“頂不好!”

美国兵刚到台湾的时候，还想和中国人拉拉关系，一上街，就搖着大拇指叫“頂好，頂好”，可誰也不爱理睬他，試了几次，有些沒趣；以为小孩子脑筋简单，于是就专门找着小孩子叫，不料得到的回答，却是把大拇指倒着往下一竖：“頂不好!”

以后再上街，这些家伙們就装哑巴了。

两次“誤会”

台湾自1950年宣布戒严以后，老百姓是不准随便燃放鞭炮的。但美国兵喜欢这玩意儿，吃饱喝足了，买串鞭炮，点一个放一个，就对着两旁的行人丢去，有次丢在中华路一家棚戶屋頂上，引起了一场火灾，事后蒋介石还说是个“誤会”。

美国“軍事顧問团”营房，在中山北路三段圆山广场，平日戒备森严，望都不准望一下。1954年有天夜里，忽然营房內一声枪响，好象是从外面射进来的，哨兵馬上大吹哨子，把探照灯开得雪亮，整个营房都惊动了，枪上膛炮上架，如临大敌。搜索到第二天，在墙边发现一个火炮——原来也是个“誤会”。但这个火炮却是中国人丢的。

美国裁减軍备的新方案

台北有条中华路，是公开的美国軍用品摊販市場，这里的存貨，大概可以装备起一两师“美式部队”。除了武器、細菌和“銀灰色的粉末”，华盛顿国防部仓库里所有用来打扮一个美国兵的东西：从头到脚，从吉普車到解手紙，在这里，什么都可以买得到。

这些軍用品，全是美国兵卖出来的。他們在台灣吃喝嫖賭，錢搞光了，就卖东西。先还卖自己的，然后就卖公家的，先还卖旧的，然后就卖新的，卖来卖去，就卖出这么一个市場来了。

1953年，“顧問团”团长蔡斯，觉得这样卖下去，連美国的臉也卖光了，就叫蔣介石封閉这个市場。市場是封閉了，但美国兵，东西还是要卖的，現在找不到經紀人，就只好自己拿着皮鞋毯子，站在十字路口“哈罗，哈罗”的乱叫。

蔡斯一看，沒有法子，只好重新开放市場。

啼笑皆非

1952年，第七艦队的几个水兵，在高雄酒吧間喝得昏头昏脑，一出門就倒在馬路上睡大覺，拉也拉不起来。伪警察慌了，連忙把两头交通擋住，禁止通行。那条街上的商店，看情形今晚的生意是做不成了，只好忍气吞声的把鋪門一关，回头对伪警察說道：“这个月的营业税，可要少算一天呀！”

美国兵上妓院，要伪警察陪着去，講好价錢，他們进去了，警察就坐門口等候。在台灣，警察局的門口都是点的一